

《人鼠之间》柯利妻子的“他者”形象研究

张乐乐 王丽明*

中国矿业大学

DOI:10.12238/er.v8i10.6512

[摘要] 约翰·斯坦贝克的成名作《人鼠之间》(Of Mice and Men, 1937) 始终是评论家们关注的焦点, 然而学界多聚焦于乔治、莱尼等男性主要人物的研究, 而对于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边缘性女性人物柯利的妻子却鲜少研究。该研究在女性主义理论视阈下, 运用“他者”这一核心概念, 连缀起小说中有关柯利妻子只言片语的叙述和零零散散的出场, 通过分析其被边缘化、被凝视、被妖化的女性“他者”建构模式, 探究其艰难生存境遇之根源, 从而批判 20 世纪初期美国流动农场对农场女性生存空间的挤压, 以此揭示 20 世纪初期社会对女性的束缚与压迫。

[关键词] 《人鼠之间》; “他者”; 女性视角; 柯利妻子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An Analysis of the "Other" Image of Curley's Wife in Of Mice and Men

Lele Zhang, Liming Wa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John Steinbeck's famous novel *Of Mice and Men* (1937)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critics' attention, however, the academic has mostly focused on the study of the main male characters such as George and Lennie, while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Curley's wife, a marginal female character who driv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vel's plot. Under the threshold of feminist theory, this paper applies the core concept of female "other" to link up the narratives of Curley's wife and her scattered appearances in the novel, and analyses the construction mode of female "other" in which she is marginalised, stared at and demonised, and explores her difficult survival situation. By analysing her mode of being marginalised, stared at and demonised, the novel explores the root causes of her difficult existence, thereby revealing the oppression and bondage of women on the mobile farms during the American economic depression.

Keywords: *Of Mice and Men*; Other; Female Perspective; Curley's wife

引言

约翰·斯坦贝克 (John Steinbeck, 1902-1968) 被誉为美国文学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以美国的西部土地和底层人民为题材, 他替穷苦人说话, 为被压迫者申辩。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刻画了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鲜活历史人物形象, 展现了他们艰难时世的生活画卷。1962 年, 斯坦贝克获诺贝尔文学奖, 他的作品因其现实主义、感同身受的阅读体验和持久的社会政治意义而被世人称颂。《人鼠之间》(Of Mice and Men) 作为他的代表作, 正是一部这样的作品。这本书讲述了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 两个四处流浪的农场工人追求自己土地梦的故事。他们的土地梦如泡泡般, 似梦似幻, 最终化为泡沫。在这个故事中有一位无名的女人, 她是乔治和莱尼所在的农场中唯一的女性——小农场主柯利的妻子, 作为农场上唯一的女性, 她年轻、孤独、渴望被关注, 生活在一个“他者”化的环境中, 柯利的妻子整天在牧场里四处游荡, 寻找可以倾诉的对象——尽管她知道周围

的男人都不愿意和她说话, 生怕遭到柯利的报复; 尽管被周围的男性视为“荡妇”, 遭受各种诋毁。她孤独的同时, 也会感叹自己错过了去好莱坞成为电影明星的机会, 从而对自己的人生充满后悔。为了缓解自己的痛苦和孤独, 她试图与其他人建立联系, 但屡屡受挫。最终尝试与痴傻的莱尼建立联系, 因为莱尼并不会带着“成年男性”的目光审视她, 但却被莱尼掐死。

“他者” (The Other) 是相对于“自我” (Self) 而形成的概念, 萨特所著的《存在与虚无》中写到: “他人, 其实就是除我之外的人”。凡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 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 可看见还是不可看见, 可感知还是不可感知, 都可以被称为“他者”。同时, 萨特指出, 他者与自我之间, 是一种存在关系。自我与他者之间而非相识关系, 这种关系必须处于一种“联系”之中, 而这种“联系”是通过“凝视”产生的。一举一动受到规训, 被迫接受别人赋予的存在, 成为他人“注视”下的对象, 而且无法逃避别人目光的“注视”,

并为此感到痛苦和不安，变成客体的存在。“他者”是存在主义女权理论当中同萨特的存在主义关系最为密切的概念之一，男性在建立对女性的统治过程中，将女人说成是相对于男人不能自主的人，从而使女性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对男性产生依赖与服从。女性在这种统治下，逐渐转变为相对于男性主体的客体存在，男性也理所应当的将自我视作主体。男性与女性、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相互对立。“她”处于从属地位，是相对于主要者的次要者。而“他”则作为主体和绝对权威存在，因此，她成为了“他者”。此外，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男性为了维持自身的主体性地位，会将女性塑造成“他者”，并通过否定、贬低与支配的方式对其进行文化规训，同时附加种种要求。

1 柯利妻子的“他者”形象

1.1 被边缘化的“他者”形象

妇女被边缘化，其地位与生存状态更多地取决于她们所处的环境，尤其是经济地位。吉尔曼在《妇女与经济》中曾指出关于女性的经济状况，她说：“一个性别的经济生活完全依赖于另一个性别。这种经济依赖进一步导致女性在其他方面对男性的依附性。通常，她们被限制在家庭中，无法参与卓越的、创造性的工作。”在小说中，农场就是他们生活的社会，柯利的妻子是依附柯利而在农场上生存的，在农场里与其他人格格不入。作为依附的形象，柯利的妻子是被限制于家庭之中的存在。小说中的柯利出现的场景总是在“抓捕”妻子的路上，他总是生气的质问众人“你们在这附近见过个姑娘没有？”，农场工人也同样认为柯利妻子应该“好好待在家里，待在她该待的地方”。一个依附他人且被边缘化的女性，是会被剥夺自我身份的，这种剥夺自我身份出现在别人对她的称呼上。作为独立的个体，她从出生起便会拥有自己的姓名，然而在这本书中，她的名姓从未出现，他们有时会称呼她为美人儿，尤物……有时会叫她为婊子，荡妇，引人犯罪的料……全凭他们的心情，而文中用到的最多的称呼则是柯利的妻子。她被叫做柯利的妻子，惹人犯罪的料，唯独不是她自己。她是这个农场中的局外人，残障形象的莱尼、黑人血统的卡卢克斯、因近乎丧失劳动能力而即将被抛弃的老坎迪，甚至是在小说中一闪而过的妓女的老苏西和克莱拉，在书中皆拥有自身的名字，因为他们都有创造生产价值的 ability，从而能够作为独立个体的形象出现。而柯利的妻子在经济上丧失独立性，其生存需完全依赖她的丈夫。丧失独立性的柯利妻子成为了农场工人眼中柯利的附属品，成了丈夫的财产。柯利也是把妻子当作私有财产紧紧攥在手中。因此，在面对来到农场积极寻求社交的柯利妻子，农场工人对其态度皆是抗拒，“乔治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柯利不在这儿。’坎迪阴郁地说。”“坎迪和卡鲁克斯则皱眉垂眼避

开她的目光”。他们都没有将柯利妻子视为一个有着社交需求的独立个体，唯恐不及地避开与她的互动、对话甚至眼神，只是因为害怕触及柯利“私有物品”而遭到的报复。

生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农场中，她被视作附属品，每日忍受着孤独，无人在意她的情感需求，而她作为人，有着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她也渴望着联系，渴望着归属。对于被边缘化的处境，被要求居于家庭范围之内，置身于性别社会化的囚牢之中，她一次又一次的表达着内心的孤独，“‘我很孤独，’她说，‘你可以跟别人聊天，但我根本没人说话，除了柯利。不然他就会生气。你喜欢没人可以说话的感觉吗？’”她也会憎恶被约束在家的感觉：“我就不能偶尔也想跟人说说话？你们以为我喜欢待在那间房子里？”她反反复复向大家诉说着心中的苦楚与孤独：“平常根本没人和我说话。我孤独得很。”

1.2 被凝视的“他者”形象

在凝视下，主体就变成了“他者”。在小说里，对柯利妻子较为全面的外貌描写共有三处：“她的嘴唇饱满鲜红，两只眼睛间隔很开，化着浓妆。她的指甲涂得红红的，头发垂成香肠般一条一条的卷。她穿着棉裙和红拖鞋，拖鞋内侧插着两把红色的鸵鸟羽毛。”“她穿着颜色鲜艳的棉裙和那双插有鸵鸟羽毛的拖鞋，脸上化着妆，小香肠似的发卷梳得整整齐齐。”“她看上去美丽而单纯，面容甜美而年轻。涂了腮红的脸颊和鲜红的嘴唇让她显得生机勃勃，仿佛她只是暂时进入浅眠。她的双唇微启，小香肠一样的头发卷在草堆上披散开来。”在男性的凝视下，柯利妻子的形象被物化为一系列客体化的身体构成部分：面容、嘴唇、指甲、眼睛、头发等，这种解构忽视了其作为女性的主体性与整体性。在这种凝视中，女性逐渐沦为迎合男性审美需求的欲望客体。女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依赖于这种凝视来建构自我认同。文中柯利妻子身上充满着诱惑性的红色元素，鲜红嘴唇、红色指甲、红拖鞋、红色羽毛饰品……这些既是凝视者色情欲望的投射对象，也是被凝视者的内化的结果。颜色情境理论指明，红色可与性意义联结，关系情境下红色对性吸引力增强。柯利妻子身上的红色元素能增加男性对其的关注，其形象是男性眼中的理想审美，充满着诱惑性，能够达到取悦男性的目的，柯利妻子以这种形象出现也是其在被凝视下内化的结果。

女性的形象会明显受到外界的左右，其行为也会受到外界的左右。男权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监视社会”，在持续的监视与权力运作中，女性的身体被动地接受着来自外部权力结构的规训与改造，成为了权力规训的具象化载体。柯利妻子依附柯利生存时，只能待在家中，丧失自由。自由的剥夺不仅意味着主体性的消解，更意味着个体身份的他者化。在男权社会的规训凝视中，女性的身体与行为不断经历自我检

视与监督。于是,女性在看与被看之间成为被权力对象化的客体。小说之中,柯利妻子处于这种规训凝视中,她的动作会因监视而变得轻,以便来去悄无声息:“上帝啊,柯利老婆的动作可真轻。我经常看见她这样。”

作为被凝视的对象,她产生试图挣脱的想法。她开始产生对自主、平等、自由的生命诉求。这样的生命诉求,概括来说,对她就是挣脱地狱般的“他者”处境。她对莱尼不甘地说,“我本可以去拍电影,穿漂亮的衣服——全身都是高档服装,像电影明星那样。我可以坐在超大的酒店里让人拍照。等电影上映,我可以去看首映式,去做广播节目。”她想要有一份职业,想要成为“电影明星”,想要“为人所称赞”,而不是整天待在那间长四宽二的房子里,无人理会,迎合他人而获取关注。

1.3 被妖化的“他者”形象

在文学创作中,尤其是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呈现出显著的二元对立特征。这些女性角色要么被塑造成温顺无私的“天使”形象,要么被刻画为放荡凶狠的“妖妇”形象。在斯坦贝克的文学作品也不例外,《菊花》中的伊莉莎是位能熟练操作家务的“天使”;《愤怒的葡萄》中的乔德妈是位如圣母般的“天使”;《伊甸之东》中的凯西是位勾人心魄的“妖妇”……《人鼠之间》中柯利的妻子则被描绘成美艳且充满毁灭感的“妖妇”。柯利的妻子以妖妇的形象出现,反映了农场男性对她的恐惧和厌恶的一面。在小说中,柯利妻子还未出场,坎迪就将其描绘成淫荡的形象。在出场后,乔治发出了“上帝啊,好一个荡妇。原来这就是柯利的老婆。”的感慨,并对柯利妻子做出“她会惹来大麻烦的。超大的麻烦。她就是引人犯罪的料。”的评价。柯利的妻子果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吗?真相由“痴傻”的莱尼吐露出来,他说她是美丽的;乔治问出,“她来了以后,惹什么麻烦了吗?”他们说不出她的任何“罪行”。这些描述皆是农场工人们为了掩盖柯利妻子对他们致命的吸引力而对其进行的攻击和诬蔑。没有人能轻易地压抑住自己内心的冲动,男人们便将自己内心的恐惧与敌意投射到产生吸引的异性身上。他们会污蔑她是邪恶的、毫无价值的,而使自己泰然处之。柯利的妻子也意识到,她说,“我要是只碰见一个男人,只有他一个人,我就能跟他聊得还不错。但只要有两个人男人待在一起,你们就都不肯说话了,只会生气。”苏珊·格里芬说过:“男人害怕面对女人的肉体时失去对女人和对自己的控制,所以他们抗拒女人的形象”。在小说中,乔治多次告诫莱尼“这种毒药似的女人我见得多了,但还没见过哪个像她那么致命。你离她远点。”“反正你离她远点。她要不是个老鼠夹子,这个世界上就没人是了。”此外,男人还会将一切罪过都推到女人头上,让女人成为替罪羊,倾注恶意与敌

意。当莱尼失手杀了柯利的妻子,老坎迪将本就无法实现的土地梦的落空归咎于她,“‘他妈的该死的婊子,’他恶毒地说,‘都是你搞的,是不是?我猜你应该高兴了吧。谁都知道你会把一切都搞砸。你根本一文不值。你现在也一样一文不值,你这个下贱的婊子。’”他用着恶毒的语言怒骂着柯利妻子的尸体,不带半分同情。

如果女性接纳“他者”这样一个身份,成为男权社会的共谋,以自我欺骗的方式生存,周围世界带给她的恶意和焦虑并不会减少。柯利的妻子作为依附柯利的“他者”形象,承受着众人的凝视,被规训被约束,丧失主体性,但仍被妖魔化,不被他人所接纳。她开始控诉,“哈,胡说八道!”她说,“我能给你们造成什么伤害?他们没人在乎我怎么活着。告诉你,我不习惯这种生活。我本来可以有所成就。”除了控诉,对于自己的处境,柯利的妻子也产生了愤怒。面对众人对她的污名化,她露出愤怒的表情,“我怎么了?”她怒吼,“我没有权利跟别人说话吗?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了?你是个好人的。我不知道我凭什么不能跟你说话。我又没伤害你。”在小说中,柯利妻子无疑也是愤怒的,她将柯利视为男权社会的代表,宣泄愤怒的出口。她会向别人诉说自己对柯利的厌恶,“哈,有句话我从来没告诉过别人。也许我不该说出来。我根本不喜欢柯利。他不是个好人的。”在得知莱尼将柯利手捏碎时,她也会表达出内心的窃喜,“我很高兴你教训了柯利。他是自找的。有时候我也想自己教训他一顿。”

2 结语

柯利的妻子最后走向了死亡,她的死亡是她被边缘化、被凝视、被妖化的结果。正如标题灵感来源的彭斯诗歌《致小鼠》所描述的一般,柯利的妻子与小鼠的命运具有同构性,如同小鼠般被掐死,使她成为农场里的彻彻底底的“他者”。在对斯坦贝克过往的研究中,小鼠是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土地梦破灭的乔治和莱尼是评论家口中的“小鼠”,遭受种族压迫的克鲁克、近乎丧失劳动能力的坎迪也是评论家口中的“小鼠”,柯利的妻子更是一只“小鼠”,一只逃脱不掉命运的“小鼠”。所以作家也同样给予她话语权,让她能够诉说内心的孤独,宣泄心中的愤怒,反抗“他者”境遇。斯坦贝克通过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塑造这一女性形象,她的形象在只言片语中或许单薄,但她的处境代表着千千万万女性。这一女性人物的塑造体现了约翰斯坦·贝克对边缘女性的关怀,他的悲悯始终赋予被压迫者,不合时宜者和不幸者。

[参考文献]

[1]Cerc e, D. The function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Steinbeck's fiction:the portrait of Curley's wife in Of Mice and Men[J].Acta Neophilologica,2000(33):85-91.

[2]Steinbeck,J.Of mice and men[M].New York:Penguin

Books,1993.

[3]H·R·海斯.危险的性——女性邪恶的神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4]陈俊松.论约翰·斯坦贝克小说中的女性世界[J].世界文学评论,2010(1):153-154.

[5]杜海祯,王瑞瑒.《人鼠之间》中的性别化空间[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7(15):2-16+29.

[6]阚鸿鹰,李福祥.天使与妖妇——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解读[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6):59-61.

[7]刘思谦.女性文学这个概念[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2):1-6.

[8]萨特.存在与虚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陈宣良等译.

[9]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杨莉馨.《阁楼上的疯女人》[J].走向世界,2015,(2):20.

[10]王宏维.论他者与他者的哲学[J].江西社会科学,2004,(4).

[1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

书籍出版社,1999

[12]约翰·斯坦贝克.人鼠之间[M].李天奇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13]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J].外国文学,2011(1).

[14]张腾霄,韩布新.红色的心理效应:现象与机制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13,21(03):398-406.

[15]郑燕虹.论《人鼠之间》的象征意义[J].外国文学,2004,(03):88-91.

作者简介:

张乐乐(2001.12-),女,汉族,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

王丽明(1969.11-),女,汉族,江苏滨海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笔译。

基金项目: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凯特·肖邦作品中的死亡书写研究”(项目编号KYCX25_3027);

中国矿业大学英语学术文献阅读“动力中国·课程思政”示范项目(项目编号2023KCSZ56)。